

你们不会背叛我

□赵丽宏



“有所期盼的生活,不会通向绝望,而这期盼和读书相关,那就是希望。在那段岁月中,是书驱散了我的孤独,使我在灰暗中心存着对未来的期冀,保持着对理想的憧憬。在那盏飘摇不定的油灯下,书籍引我冲破封闭和黑暗,向我展现辽阔的光明。”

书籍能够唤醒丰盈的精神生命,阅读可以延展厚重的生活兴味,在第26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,诗人、作家赵丽宏,出版人黄国荣和书评人绿茶围绕书籍与阅读,分享了各自丰富而多元的读书经验,让我们跟随他们的文字,一起感受读书的乐趣吧!

——编者



让阅读成为生活习惯

□黄国荣

“知识是人综合素质的基础,是人类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进行探索的经验总和。知识只能‘学而知之’,而不可能‘生而知之’,阅读是获取知识的基本方法,也是精神生活中最日常、最重要的形式与内容。”



我相信,思维正常的人,没有人愿意活成行尸走肉;我更相信,当代人谁都不会说我只需要物质生活,不需要精神生活。然而意念是一回事,实际生活又是一回事,每个人每天怎么生活,

又该怎样生活,不靠说,而在做,良好的习惯都是从小养成,阅读也是如此。从小到大,人人都要经历生长、成长到成熟的过程,包括肉体与素质两个方面:物质生活给人提供物质营养,保障肉体的生长、成长、成熟。生存和活命是人生在世的第一要义,人只有活着才能进行其他的一切行为活动,故而物质生活是赖以生存的第一需要。

精神生活给人提供精神营养,保障人的素质的生长、成长和成熟。人的生存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源,并非从天上掉下来,而要人依靠自己的智慧与劳动创造,人的智慧与劳动技能只能通过精神生活获取,故而精神生活是人生存的第二需要。

正如前述,物质生活是人得以生存的第一需要,但人活着并非只为了享受物质生活。人活在世上要有作为,也要有创造。人的素质是成败的决定因素,包括人的性格、信仰、思想、情感、意志、智慧、胆识与才能等诸多方面。素质只能在长期的学习、思考、修养、研究、实践中得以磨炼、培养与提高。假如忽视精神生活对心灵的滋养,忽略素质的修养与提高,即使有强壮的身体,也不过是行尸走肉。

知识是人综合素质的基础,是人类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进行探索的经验总和。知识只能“学而知之”,而不可能“生而知之”,阅读是获取知识的基本方法,也是精神生活中最日常、最重要的形式与内容,因而它是生存的第二需要。有些人认为不阅读照样能够生活,原因很可能在于他自幼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,或者说,阅读没能成为他生活的习惯,其生活的状态也可以想象。

新型冠状病毒把人类的生活秩序彻底打乱,使得宅家成为史无前例的无可奈何。这种无可奈何也迫使人们改变了生活的方式与程序,让阅读成为更多人充实生活的选择,我也再一次从中真切地品尝到了阅读的快乐。

去年春节后,儿子、儿媳开始正常上班,10岁的小孙女已上四年级,但学校尚未复课,孩子独自一人,午饭和学习要怎么安排都成了问题。没想到,小孙女自己把宅家的作息、学习、阅读、锻炼安排得井井有条,她给我发信息说没书读了,我有点奇怪,不久之前刚刚给了她曹文轩的13部小说,没想到已全部读完,还写了《青铜葵花》的读后感。儿子对我说,书房里有一屋子书,就让她读世界名著吧。我先给她选了马克·吐温的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《哈克贝利·费恩历险记》,前后也就一周多的时间,她又读完了。我问她感觉怎么样,她说挺好的。随后,我又给她选了《契诃夫小说选》、莫泊桑和欧·亨利的小说选。我和她的奶奶一人一天给她送午饭,隔天我去送饭,她跟我说,契诃夫太难读了,读了两篇,都没读懂。让10岁的孩子读契诃夫,确实有点为难。但我希望能让她从读不懂到读懂,进而发展到喜欢,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阅读的机会。于是我跟她讲,契诃夫是世界短篇小说大师,他的一生写了700多篇小说,爷爷也只读到作品的很少一部分,爷爷跟你一起重读契诃夫吧。小孙女有点疑惑,一起读?怎么个读法?我说,你先读,然后咱们一起讨论,当天我们就讨论了一个文官的死。

我问她读后有什么感受,她说一个小官打了个喷嚏,把唾沫星子喷到了大官的头上,怎么就死了呢?我问她小说写了几个大人物,她说写了几个小文官、一个文职将军。我再问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。她说小官在剧场看戏打了个喷嚏,唾沫星子喷到了前面将军的头和脖子上。我再问打喷嚏打之后,小官跟将军之间发生了什么事。她说小官看到将军一边拿手套擦一边嘟嘟囔囔,小官知道将军不高兴了,他很害怕,跟将军道歉。我又问将军是什么态度。她说将军说了没关系,但好像不高兴。我问小官在剧场道歉之后又做了什么,她说又赶到将军办公室道歉,将军很烦他,朝他吼,让他滚,回家后小官就死了。我追问小官为什么要反复向将军道歉。她想了想,将军官大,小官怕他。我再问小官为什么要怕将军?她又想了一下说,小官不是怕将军报复他?我这才说,你说对了,小官惧怕报复。小官表面是怕将军,骨子里是怕他手里的权力,这是小说的主题。小官的死有偶然性,但这偶然存在于必然之中。小官道歉,尽管将军说了没关系,却并没和气的说原谅他的话。小官再道歉,他竟脸色铁青,周身颤抖,大叫“滚出去!”而且顿着脚重复了一遍。小官这才被将军吓破了胆,他是在恐惧报复的重压之下死去的。

契诃夫处在沙俄封建帝国专制统治时代,当时必然存在得罪大官遭报复的历史事实,小说是对那时官场以权欺人现实的揭露与批判。他的许多小说都是揭露批判当时专制制度的腐朽与丑恶,却又不能写得过于直白。所以他的小说不那么注重故事,也不是特别注重细致描写人物的心理,而是以人物的行为表现内心活动,用含蓄的叙述和辛辣的讽刺笔调抨击官场现实的丑恶,文字比较隐晦。她这才说好像有点明白了,专制独裁的大官一句话能吓死人。小孙女对读契诃夫的小说产生了兴趣,我们俩就这样一起读契诃夫。她每天读一篇小说,我隔天送一次饭,跟她一起讨论两篇小说。我们一起解读了至死都不放弃虚荣心的《不平的镜子》,批判了“有理无钱莫进来”衙门作风的《查问》,还有与世隔绝绝交做嫁妆的《嫁妆》和揭露金钱导致道德败坏的《在海上》,以及嘲笑畏惧大官见风使舵的《变色龙》等20余篇小说。

由此,阅读成为了我们生活的程式与常态。今年,小孙女已上五年级,到现在她已经读了91本中文图书,5本英文原著。阅读成为了她的生活习惯,也锻炼了她的写作能力,目前她已经在《读友》上发表了《我家的小金鱼》《拔萝卜》《跳绳》3篇作文。我相信,阅读对于她的成长,成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。

假如命运必须把你置入这样一个境地:独自一人幽居于黑暗的洞穴,没有说话的友人,没有温暖的阳光,没有音乐,没有花草,没有任何可以交流的生命……只有一支蜡烛,可供你在昏暗的烛光中欣赏自己晃动的孤影。在这样的绝境中,如果允许你选择一件东西作为陪伴,你会选择什么呢?我想,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书,选择一箱我所喜欢的书。

我曾经生活在无法自由阅读的时代。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,50多年前,我在偏僻的乡村“插队落户”,每天晚上,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,在一盏飘忽的油灯下,偷偷地读一本“禁书”的情景。所谓“禁书”,其实都是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名著。那时年轻,前途迷惘,未来的一切都不确定。然而我非常幸运,在孤独中,有书陪伴我。这些书的来源,也是那个闭塞时代的传奇。我从城市带到乡下的书屈指可数,绝不可能满足我漫长插队生涯的阅读渴求。我的书来自周围的农民,来自远方的朋友,来自被遗弃的书库。我居住的那间漏风漏雨的草房,因为有了堆在床头的那些书,变得温暖丰盈,成为我美妙的宫殿。白天在田野里干活,腰酸背痛,饥渴难耐。但是只要想到天黑后,我的草屋中有一盏油灯亮着,有一本我喜欢的书在等着,所有的辛苦劳累都可以忍耐。有所期盼的生活,不会通向绝望,而这期盼和读书相关,那就是希望。在那段岁月中,是书驱散了我的孤独,使我在灰暗中心存着对未来的期冀,保持着对理想的憧憬。在那盏飘摇不定的油灯下,书籍引我冲破封闭和黑暗,向我展现辽阔的光明。因为有了书,那段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日子变得很充实。我的文学生涯,就是在那盏伴我读书的油灯下起步的。

写作和编辑是我的职业。然而我总觉得,对我来说,写作和编辑都是业余的、暂时的,读书才是专业的、永久的。写作需要情绪,有激情和灵感时,可以一泻万言,而缺乏创作的欲望时,很多天写不出一个字。读书就不一样,这是每天都可享受的快乐。任何时候、任何场合,只要拿起一本有意思的书,就能沉醉其中,超然物外,宠辱皆忘。一本薄薄的小书,可能是一位睿智的先人以毕生的心血探求的结晶,而我可以几个小时里读完它,可以在一个夜晚游历一个漫长的时代,并且发现其中的精髓,这是何等的快乐。选择读书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,选择书作为人生伴侣,实在是一件明智而幸运的事情。在人类的各种各样的享受中,别的享受都有尽头,读书却是长久的。只要还活着,还能用眼用脑,便能继续读书,继续享用这永不会失去美味的精神佳肴。

天下的书籍浩如烟海,作为读者,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需要,选取其中几滴晶莹的水,几簇飞卷的浪花。读书,必须选好书,选真诚至情之书,选睿智渊博之书,选独特深邃之书,这是爱书人的共识。

从几部日记看读书如何日常化

□绿茶

“读书应该是对于自我修养的注重,而不应该抱有太功利的目的,对我有用才读。日常化阅读,应该如行船于潮平的河道上,懂得欣赏两岸开阔的风景。看似日常的读书生活,用白纸黑字记录下来,能给人一种充实满满的感觉,在记录时重新回味阅读时的体悟、快乐和趣味,实为读书人最幸福的时刻。”



我一向主张谱系化阅读,给自己构建一套有效的知识体系和思考方法。这比东一本西一本,拿到哪本读哪本来得好一些。因为人的一生毕竟短暂,留给阅读的时间更有限,如果能在有限的时间里,尽量阅读经典而有效的书籍,无疑是理想的阅读方法。

今年伊始,我读到一本《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》,这本书是民国时期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在中国留学期间的日记,所记均为他每天在琉璃厂书肆淘书、读书、校书,以及和民国文人的交往等。仓石武四郎在日记中坦言,自己写这组日记是读了清代学者李慈铭的《越缙堂读书记》,而效仿之。“(1930)1.3.初三日。晴,寒甚。偶翻李越缙日记,破动效颦之兴。”

李越缙日记即《越缙堂日记》,是晚清四大日记之一,现存日记起于清咸丰甲寅(1854)3月14日,止于光绪甲午(1894)元旦,凡40年。李慈铭,浙江会稽人,一生仕途失意,秉持索求不倦的学问追求,在经学、史学方面有很高成就。其中,《越缙堂日记》以读书笔记之识见闻名于后世,辑录自日记的《越缙堂读书记》分别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发行的两种版本。

《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》为仓石武四郎先生在中国游学几年的记录,其中“读书记”部分则为《述学斋日记》,所记为其中在中国最后半个月读书生活,自1930年1月1日至其6日。所涉民国旧书肆几十家,交往民国文人数百位,而典籍善本阅目无数。民国书业常态在这位日本“书肆巡回使”日记中,非常详细而生动地记录下来。“点书竟日……校书竟日……赴琉璃厂文昌馆看封书……”这些日常记录有着民国书店丰富的细节,今天读来,唯实羡慕那个书业的黄金时代。

而另一部扬之水日记《〈读书〉十年》,则记录了扬之水自1996年12月15日到三联《读书》编辑部上班,截至1996年4月15日调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止,总计10年间的日记。所记多为《读书》编务(取稿送稿,读书日活动)、买书记录、读书记录和友朋往来等。交往最多的除读书编辑部成员,再就是冯亦代和丁聪,两位都是《读书》杂志重度参与者,取

稿、送稿、取版式等。此间,还包括扬之水最频繁交往的几位文化老人,有钱锺书、杨绛、徐梵澄、金克木、王世襄、张中行、赵萝蕤等。

读完三卷本扬之水《〈读书〉十年》,我被扬之水老师的勤奋和学问深深折服。“往编辑部……发稿一日……读书一日……往北图阅书……和老沈及编辑部同仁吃包子……往丁聪先生处取版式……往冯亦代先生处取文章……往谷林先生处取校样……拜望梵澄先生……去人教社访负翁……往北大访金克木先生……访王世襄先生及师母……访赵萝蕤……与遇安师见……往社科院访杨成凯……到范老板家送书……陆贻来京,邀其访梵澄先生……老沈又乱发一通脾气……”

摘录其中一天日记,内容如下:“(一月十四日)忙乱一周,终于可以坐下来静静读书了。年来过手之卷,怕也有千数了罢,读至忘情处,真是全然忘却书外的一切,唯此其乐。明白陷入其中是为大忌,但既已知自己非学问中人,便做一书囊,书痴,乃至书痴,岂不也是人生一种。钱锺书有论:‘读书以极其至,一事也;以读书为极其至,又一事也。’其本意是论辩论浪诗说,而今我即取此后者为事,就最得人生之趣,故长快乐。所不乐者,是仍需勉力工作,以赚取购书之资。好在供职于《读书》,总算不稍离于书。”

一日复一日,10年间,从《读书》小编赵晖到学问大家扬之水,“梧桐楼读书记”无疑是最优秀读书日课,也是最让人羡慕的编辑日课。如今,扬之水老师已是很权威的学问中人,研究大著频频出版。在读完她的10年读书日记后,我对她的这些成就深有感触,一位学者的养成,就是基于这样的读书日常。自3月始,我亦决定效仿前辈学人,记录每天的所读、所想、所思。转眼一个多月,越写越觉得充实,原来看似日常的读书生活,用白纸黑字记录下来,能够给人一种充实满满的感觉,在记录时重新回味阅读时的体悟、快乐和趣味,实为读书人最幸福的时刻。

“潮平两岸阔,风正一帆悬”,这是唐代诗人王湾的诗句,我觉得很符合我们对待阅读的态度。读书应该是对于自我修养的注重,而不应该抱有太功利的目的,对我有用才读。日常化阅读,就应该是这样一种态度,正如行船于潮平的河道上,懂得欣赏两岸开阔的风景。